

彭伯通 著

重庆 地名 趣谈

李书敏 王群生 主编

老重庆丛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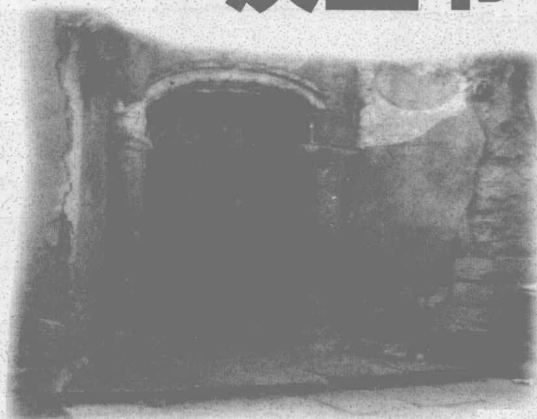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出版社

彭伯通 著

重庆 地名 趣谈

李书敏 主编
王群生

老重庆丛书



重庆出版社 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庆地名趣谈/彭伯通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01. 9

(老重庆丛书)

ISBN 7-5366-5355-7

I. 重... II. 彭... III. 地名-重庆市
IV. K927.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4100 号

· 老重庆丛书 ·

重庆地名趣谈

CHONGQING DIMING QUTAN

彭伯通 著

责任编辑 周英斌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张 进

题 花 徐赞新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8.75

字数 183 千 插页 2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66-5355-7/K · 279

定价:14.00 元

老重庆丛书编委会

主编：李书敏 王群生

编委：李书敏 王群生 蒲华清
陈兴芜 傅天琳 寇德江

有 话 在 前

李书敏

这套丛书出版在即，我总想说上几句，有一种不说不快的感觉。我这些话也可以说是一个简介，一个导读。因列在本丛书的第一篇，故名之“有话在前”。

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，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重庆，了解重庆，使人们不忘过去，珍惜现在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推出了这套能反映重庆地方风情、体现巴渝文化特色的《老重庆丛书》。作为重庆的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，我们有责任、有义务“让全国了解重庆，让世界认识重庆，使重庆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”也让巴渝的文化为重庆的经济起飞，为重庆的振兴助一臂之力。

这套书首批推出五本：《巴渝风情》（王群生著），《重庆地名趣谈》（彭伯通著），《历代巴渝赋选注》（熊笃著），《雾都剧坛风云录》（石曼著），《巴渝食趣》（张老侃著）。

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：

展示重庆人的精神风貌。重庆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重庆人“豪爽直率，热情奔放，琴心剑胆，风风火火，勇于开拓，勤于进取”的性格。牛翁先生把序言命题为“爬坡下坎精神”。丛书里将重庆人直率而风趣、豪爽而机

智的性格凸现得淋漓尽致。

突出名人在重庆。丛书里讲述的不是一般的名人轶事,而是作者亲见和耳闻的,所以,作者能从容道来,真实而生动,亲切而感人,神情毕现,有血有肉。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名人的风采,获得教益。

融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炉。丛书讲述了重庆的历史知识和一些有趣的掌故,述说重庆古今的珍闻隐事,民风民俗,异人奇景,趣谈琐话,较好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迁,体现出时代感和历史的沧桑感,能为读者喜爱。

浓墨重彩话饮食。重庆饮食业发达,闻名全国,在新莱的品种和吃法的创造上可谓风骚独领,然享受朵颐之快时,却很少有人能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。故而丛书对重庆的各种美食佳肴作比较详细的介绍,从重庆菜的色、香、味特点到用料的选取、菜肴的调制,以及与之相关的掌故轶闻,如名店的兴衰,名师的绝活,选料的精细,习俗的考究等等,说来历,释菜名,叙传说,论影响,这对人们认识了解重庆文化和重庆人,增加重庆饮食文化的知识,促进重庆旅游业的发展,很有意义。

富于文学性。丛书采用文学的笔法,以散文的形式,出之以富有浪漫情调的语言,清谈娓娓,活泼多姿,记人状物,如在耳目。它像一部引人入胜的电视连续剧,只要你看了第一集,就必定再看下集,越看越好看,越看越耐看,明快流畅,回味无穷。

总之,这套书并不只钩沉史实,堆砌资料,也不仅仅搜奇猎异,有闻必录。而是本着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,既求真求实,言必有据,经得起推敲考证,又体现出文化内涵,具备文化品味,是一套情致高雅,老少咸宜,雅俗共赏的丛书,是让世人窥视重庆的一个窗口。

这套丛书能顺利编辑出版，得力于不少作家的关心和支持。王群生先生，虽身患癌症，曾几次上过手术台，但得知我们要组织这套书时，便积极为其策划、约稿，并主动承担其中的一本，给我们以竭诚的帮助。熊笃教授，在大学任系主任，教学科研任务多，事杂务繁，但他利用假节日和夜晚，爬罗剔抉，筛选出与重庆有关的古今赋作 49 篇，并详加注释，其严谨的作风，让人感怀。彭伯通先生，石曼先生及张老侃先生都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书稿。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重庆文坛前辈牛翁先生，虽年事已高，但被邀为此丛书作序时，毫不推辞，慷慨赐墨，使此丛书增色不少。在此，作为重庆出版社社长和这套丛书主编，我真诚地向他们说声，谢谢！

近几年来，我社陆续出版了《大足石刻雕塑全集》、《重庆旅游丛书》、《红岩精神系列丛书》、《重庆·三峡旅游博览丛书》、《重庆风光》、《中国三峡文物存真》、《重庆与名人》等等图书，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今后，我们仍将继续推出展现重庆风貌，弘扬巴渝文化的作品。我们热忱欢迎市内外广大作家踊跃赐稿，让我们能有所取舍，从中遴选出精品，使此丛书更上一级台阶。

爬坡下坎精神

——序《老重庆》丛书

牛 翁

新世纪来临，重庆出版社有新的大举措，要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出一套述其来龙去脉，状其人文地貌的大丛书。这不仅使在乡的重庆人感到兴奋，也为旅外重庆人所乐闻。一经号召，八方影从。邀请座谈之日，各界纷至，写家云集。陈题献策，高见屡闻。不才忝列末座，受益匪浅。出版社社长临阵点将，指囑在下撰写丛书总序。受命之际，不胜惶恐。既而一想，既然砖可引玉，我又何妨一抛！乃以爬坡下坎精神之陋见，以与乡亲父老子弟一商云云。

在山坡上筑城，是十分费力的。在山城生息的人们，自然是艰苦的也是勤劳的。临江建市，运输是便利的，交往是广泛的，视野也是宽阔的。繁衍在江城的人们，性格因而又是旷达的。重庆这座千古历史名城，字水北来，文峰南峙，夹两江而拥群岭，是江城，更是山城。居住在这里的我的父老乡亲们，既艰苦又勤劳，又旷达宽容，令人既钦且近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重庆还不曾修建公路，街道都是石板铺砌。出得家门，抬头望，是爬坡的梯阶；回身看，是



下坎的石级。多少年来，重庆人就生活在这爬坡下坎之中。



我幼时疏懒，和大人一起上街，爬几段坡，就嫌太累，嚷着要找代步的。那时重庆不通车，路边却有凉轿供人雇用。所谓凉轿，就是在轻便的藤椅或竹椅上，竖个顶篷，两旁各穿扎一根长木竿，木竿两端，各绑一木条连接，以便于一前一后两人肩负。在半坡上，我一喊累，老祖母便让我雇凉轿坐。这时，若有父亲在场，便不以为然。常常劝阻说：“别太娇惯孩子了，让他多练练腿劲吧！”当其时，对父亲的干预，我是十分反感的。直到抗战后期，我在成都《华西晚报》，以及之后回重庆在《新民晚报》作记者时，才深感这腿劲的重要。因当时交通条件极差，而各报之间竞争又很激烈，新闻采访，全靠两腿奔波取胜。我虽从小娇惯，身体瘦弱，总算长期在出生地爬坡下坎中磨练过的，在腿劲上，还不至于落后于我当时那些可敬的同行们。从而也深切感激父亲昔年对我培育的一片苦心。



那时我家前门，有个院坝，常被一个讲圣谕的人使用。讲圣谕，又叫说善书，其实就是说书。清时，有一种说书人，在街边搭上高桌，桌上燃起炉香，供上个圣谕牌位，说书人站在一旁凳子上，先要引几句皇帝老倌说过的话或者是孔孟俩老夫子教训门人的语录，还夹杂些劝人为善的警世之言，所以又叫说善书。其实无非借帝王圣人威风以装点自家门面而已。在我家门前说书的人姓张，人称张圣谕。我儿时爱听张圣谕说书。当然，对他开场白中那些套话是不喜欢的，也听不很懂。只喜欢他讲的历史人物的故事。他讲得那么活灵活现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，真把他当成了大学问家。及至读了点书，学习了点历史，才认识到他所讲的，就跟当前某些电视剧

差不多,多是信口胡编,大半信不得。我头一回听到“蜀相巴将”这句话,就是从张某说书中听来的,当时自然不甚了了,只知道两千多年前。这里叫巴国,出了个蔓子将军,可威武啦!据张某说:“蔓子将军在爬坡下坎中练得健步如飞,十分了得。”尽管后来从历史记载中知道这纯系张某的想象,但当时确实深信不疑。即便在已具自我判断能力的今天,仍然觉得他的这一设想是合情合理的。不仅如此,这还启发我,这位以身卫国,为了不让国土有分寸丧失而断头的蔓子将军,还很有可能在出生地的爬坡下坎中,不仅锻炼出超群的腿劲,也培育出了坚强的毅力。蔓子墓就在重庆市中区内,民国初年,还重新立了墓碑。记得抗日军兴,一位旅英华裔诗人曾以“中华史上无降将,惟有将军号断头”的诗句,激励华侨回国或捐资抗日救亡,在侨界起了巨大影响。断头将军何止代表和伸张了重庆一地的精神!

已故同行好友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夏景凡(又名宗禹),抗战时从河南禹县家乡流亡到重庆作记者,初来时,对山城的坡坡坎坎,很是头痛。几年磨练,练就一副好腿,1946~1947年的民主运动中,他时而学校,时而工厂,传递信息,成了神行太保。退休后致力于编辑弘一法师、丰子恺、马一浮和叶圣陶遗墨四部书。为收集四氏轶作,奔南走北,席不暇暖。终为后世编留了四卷巨著。那年他过重庆,旧友相聚时,席间有人赞他是龙马精神,他笑着回答:“这不过是当年在重庆爬坡下坎精神的余韵而已!”

我陪他作旧地重游,去看朝天门。那时朝天门广场还未修建,我们站立在重庆港水运售票大楼窗前,俯看码头上爬坡下坎旅客摩肩接踵,遂会心而笑,莫逆于心,相与慨叹不已,景凡说:“是情是景,不可无诗!”回家后,我写



了一首《与景凡同游朝天门共感》七律赠他：“巍巍黄桷树江滨，系岸游船竞巧身。层岫云遮时隐约，叠楼水映正分明。文峰歌乐峙双岭，扬子嘉陵汇一门。下坎爬坡千万客，腿勤志奋喜迎新。”

昔年重庆《新民晚报》同事，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歌乐山上渣滓洞的烈士胡作霖，对家乡的爬坡下坎则有更深沉的看法。他曾说：“上要紧，下要稳。”他还曾对我殷切地解释说：“紧，就是要求兢兢业业，不骄不怠；稳，就是坦坦荡荡，勿疑勿馁。”这不仅说明了爬坡下坎对人生理上的锻炼，也进一步指出它对心理上的影响。证诸他在狱中斗争的英勇表现，着实启人深思。

去年去世的我的老妻夏庆英，是成都人。1945年随我来重庆。起初，她也很不习惯爬坡下坎。待到寄籍重庆56年，终于锻炼出一双健腿，直到去世前半年，还每天步行几里路去贡献余热。1947年“六一”事件，我被捕后她奔走营救，脚不停步，已不觉累。反右扩大化那场灾难，我因错划罚戍峨边，1961年冬染上重病。她得知后，只身千里，翻山越岭，到僻荒农场来探视。我惊问她哪来这般力，她笑着回答我：“十几年重庆爬坡下坎练就的！”

我的体格本来弱瘦，锻炼也少，偶尔爬坡下坎，经几十年的日积月累，也大有助于精神的振作。耄耋之年，腿脚也还灵便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。前年，我去郑州参加全国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八次联谊会，斯时，我已七十有七，在与会者中年纪最大，东道主十分周到，特意派一位林姓小姑娘来照料我。每遇上楼下楼，或外出参观，为免她劳累，我总是先期出动。乃至她赶来，不免相视大笑。临别，她索句，我戏赠一律云：“坎坎坷坷几十年，苦甜过眼似云烟。逢危得脱该称幸，有句堪吟凯羡官！两耳未聋听尚顺，

双眸犹亮看应宽。老来不作龙钟态，步健何须小姐牵！”

这些年，特别是直辖以来，重庆市的发展太快了，变化也太大了。昔年险关，建成通衢。轮笛声声，列车隆隆，四轮滚滚，银翼翩翩。环城布满了坦途，有事出门，多车去车回。层楼升降有电梯，登山上下有缆车。当今重庆的青少年们对爬坡下坎已渐生疏了，有一次，我和小孙子去三条街外买日用品，回来提了两袋所购物件。小孙子就说：“打个的吧！”我说：“何必呢，这不正好练练腿！”小孙子嘀咕一句：“太吝啬了，五元钱都舍不得！”这事使我久久难以释怀。

亲爱的后辈同乡，尊敬的乡亲们，请别嫌厌爬坡下坎，千万千万珍惜这爬坡下坎精神！

自序一：地名中有雅趣

什么是雅趣？雅趣是脱离了庸俗的趣味，是一种使人向上的高尚情操。

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，人的素质随着历史的滚滚向前不断提高。人的素质的提高，由知识的积累和悟性的增进而来。或由于整个社会的带动，或由于个人顺应形势作自我努力，或往往兼而有之。自我努力，用刘勰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”。才、学、识三者不可分，互相推进，始可相得益彰。一个人有了提高自己素质的愿望和自觉性，积极主动为此努力，看到积累知识、增进悟性的机会，就不会放过，全力以赴。使人向上的情趣都是雅趣。

地名演变是历史车轮的轨迹，充满雅趣。不管来自官方的功令，还是来自群众约定俗成，地名总是丰富多彩的，经历时间越长，内容越加丰富。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，也长达三千年之久。重庆地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有心人仔细咀嚼重庆的地名，就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，充实自己的知识金库，精神为之焕发，使人得到一种高级享受。



历史的洪涛汹涌澎湃，一浪接着一浪前进不息，多少地名消失了，又有多少地名出现了。出现的地名使人感到新鲜，感到我们在前进。消失的地名是人类前进的足迹，不时顾盼，使我们前进的步子更稳，速度更快。消失的地名是人类的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宝此陈迹。

重庆天险，兵家所必争，明清之际战乱不绝，文物衣冠毁灭净尽。自明思宗崇祯十七年(1644)义军张献忠攻入重庆开始，而清兵入川，而明兵与义军联合抗清，而吴三桂入川反清，至顺治末方已，历时近20年，至康熙朝又数年。30年代向楚修志，深感记载缺乏。《巴县志·古迹》：“巴处山川形胜之地，立国最古，前代名迹，较然章著。而岁月迁贸，丧乱频仍，明清之际，图经荡灭，民鲜土著，故老无征。乾隆旧《志》，粗有掇拾，循名则是，考迹或非。”缺乏记载的遗憾，就重庆来说，是十分深刻的。

笔者在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旧城改造之前，对重庆母城地名做了一些调查研索，积累了一些资料。当时，一天到晚满街转，到处问，乐此不疲，自称“高人不屑者我为之”。事实确如此，并非自谦。及至旧城改造全面铺开，速度越来越快，高楼大厦“拔地而起”，旧屋旧街成片消失。那些消失了的房屋街巷，永远找不到了，但在我获得的资料中仍然存在。重温这些资料，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慰藉，感到没有白花时间和精力。特别是那些“拔地而起”的房产开发势头越来越猛，竞争益烈，文物古迹顾不上了，开发自有其规律，自有其振振有词的逻辑。旧城八闭门之一，在南纪门与金紫门之间的凤凰门拆掉了，九开门中惟一完整存在的东水门好不容易总算得救。好在人们的认识终究要提高，保护文化遗产提上了议事日程，值得庆幸！

能够把那些消失了的街街巷巷的名称及有关的事物物写出来,自得雅趣,予人雅趣,三生有幸!



自序二：把地名认真读

治学、求知如做人，必须认真，不可懈怠。自我估计，宁肯低些，低了无损，高了有害。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做，做一件便算得上一件，不致做了等于不做。写文章，大题小做，难着边际，往往自己也不知道说到这里去了；小题大做，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东西，体现自我存在。持这种态度来认识地名，才知道地名内涵丰富；持这种态度来对待地名，才可发掘出潜藏的东西，纳入自己的认识系统，据为己有，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。这就需要把地名认真读。

认真读就是真正读，达到预期效果。预期效果在于把别人的知识变为自己的，嚼得烂，吃得透，用得上，融会贯通，才叫真正读。否则就白读了，白读从效果说，也就是假读。

地名，内容丰富。重庆历史悠久，文化源远流长，重庆地名内容更加丰富。读它要下功夫去全面认识它，理解它。这就是小题大做，小事当做大事做。所谓全面，指纵横上下探索。纵是往古来今，来龙去脉；横是方方面面，内涵外延；上下，是上穷碧落，下遍黄泉。重庆这个城市有许多条街巷，有过去的街巷，有现在的街巷。现在的街巷也有过去的名称，都反映这些街巷各自的经历，牵涉到许多人、许多事、许多物。这

些人、事、物，也许平凡不足道，也许很不平凡。即使属于平凡不足道的人、事、物，在某些时候，对某些问题，恰恰大有用处。不管怎样，总是人类的足迹，历史的见证，可以弥补记载的不足，弥补在过去战乱中衣冠文物的亡佚，弥补因时过境迁被人忽略的东西。弥补固然有限，乃至极为有限，然而出现有心人就有希望。如果把重庆过去和现在的地名一个一个读下去，便能把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集中起来，对于理解这个城市是大有用处的，对于充实自己也是大有用处的。重庆的本地人需要了解重庆，打算在这个城市立足干一番事业的人更需要了解重庆。要了解重庆，从读这个城市的地名入手，不失为切实可行的办法。告诉大家读重庆地名的体会心得，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读地名涉及的范围固然广泛，涉及各门科学，特别是涉及各门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，诸如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历史、地理、天文、气象、宗教等等。文化条件不够，怎么读？不会不够。多数人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，初中毕业了。如果用来解决读地名中的问题，当然不够，高中毕业也不够，大学毕业也未必够。但是，如果用来作为探索地名的出发点，勤恳搜集有关资料，充分利用工具书，初中文化水平肯定够了。

读地名的确不是做大学问，有广而浅的特点，不需要什么条件，也不需安排，也可不要计划，立定这个志向，说做就做。这是为了充实自己，而不是为了世俗的需要，俯仰由人，落得自由轻松，乐在其中。《论语·雍也》不是说过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吗？以乐为动力，自由驰骋，轻轻松松，想读就读，真正读，随时可读，随地可读，不想读就不读，无挂无碍，谢绝事功贪念，这才是